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鲁 彦散文选集



1266
56

81223



200304802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鲁 彦散文选集

沈斯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鲁彦散文选集

沈斯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1/32 印张6 1/2 插页2 字数132,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4次印刷
印数 31001—60000

ISBN 7-5306-0543-7/l·467 定价：3.30元

编 辑 例 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沈斯亨
秋夜	24
秋雨的诉苦	35
狗	37
灯	45
雪	48
我们的太平洋	53
父亲的玳瑁	59
伴侣	67
开门炮	81
厦门印象记	86
寂寞	99
听潮的故事	101
驴子和骡子	110
杨梅	120
清明	125
西安印象记	131

钓鱼	147
我们的学校	159
孩子的马车	170
旅人的心	177
活在人类的心里	184
新的枝叶	187
火的记忆	189
从灰暗的天空里	201

序　　言

沈斯亨

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没有勇气杀人，又没有勇气自杀，咒诅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还是去求流弹的怜悯，给我幸福罢！……

——《秋夜》

倘若我能活着，能够活下去，谁又能给我暴风一样的力，我一定伸出巨大的手掌，拖住所有的敌人的咽喉，一直到他们倒下而且灭亡！

倘若我有那什么也扑灭不了的火种，我一定燃起那亘古未有的大火，烧尽全世界所有残暴卑劣的人群！

——《火的记忆》

鲁彦从最早写作的随笔《秋夜》^①，到最晚写出的散文之一的《火的记忆》^②，前后计达二十年时间，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经历了思想上的明显变化，这在他不同时期的怍品中都有所反映。鲁彦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

① 《东方杂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卷第二十二号。

② 《文艺杂志》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第一卷第三期。

主，也写了不少散文，还写过诗，他的著译有三十余种之多，实在是一位严肃而勤奋的作家。

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早年又名王返我，后改作王忘我，鲁彦是他的笔名，后来以此为人所熟知。鲁彦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店员的家庭，在家乡刚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去上海当了学徒，后来由于生活的重压，他不得不辗转颠簸于大半个中国，过着飘泊不定的羁旅生活。这样，在鲁彦的一生中，有两点是很引人注意的：第一，鲁彦并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实际上连小学也未读完，只是后来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他的创作成果和以世界语翻译的译作，全靠他的勤奋自学和摸索奋斗得来的。第二，鲁彦一踏上社会，贫穷困苦便紧紧与之作伴，如影随形，须臾不离而终其一生，最后竟为贫病所压倒，夙志未遂而过早去世。这虽是旧时代所造成的不幸，但却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着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不断了解社会，接近人民，坚持“文艺为人生”而写作和奋斗。

鲁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他的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二〇年初，鲁彦到达北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潮的激荡下，他以反帝反封建的满腔热情，开始进行创作，同时，在与各种人的交往中，受到不同思想观点的影响。此时他以不加雕饰的热情的笔触，反映现实的丑恶和社会的混乱，对人民的苦难寄以深切的同情，在对未来的朦胧追求和面临的黑暗现实之间，表现了难以平静的苦闷心情。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成名的短篇集《柚子》为其代表。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爆发，这是鲁彦创作生活的重要阶段，也是他的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译著都较丰富。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以及对现实逐步深入的体察，鲁彦创作的格调相应的起了变异，创作的题材也日渐扩大，农村和城市的现实生活，被损害、被蹂躏的小人物，是他经常的写作题材和描写对象，代表作品有《黄金》、《童年的悲哀》和《小小的心》等集子。此外，还不能不提到他的唯一的长篇创作《野火》（后改名为《愤怒的乡村》），直接描写了农村中的阶级对立，以及农民起来作自发的反抗斗争，标志着鲁彦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新的提高和发展。他的大部分散文也创作于这一时期，其中除了描写城市生活的记游性作品以外，以故乡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回忆性篇章居于主要地位。鲁彦的整个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抗战爆发，遍地燃起了反侵略的烽火，鲁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抗日事业而奔走呼号，努力工作。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并不丰硕，“总共只写了约莫十个短篇”^①，以及少量的散文，他以自己的笔和舌来参加抗战，因此，创作几乎都是以抗战作为题材，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他的散文直接抒发了自己对民族敌人极其憎恶和愤怒的感情，深切动人。

鲁彦的一生备尝艰辛，他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历尽坎坷。但鲁彦却能在实践中不断克服自身的一些弱点，跟随着时代一起前进，并且在创作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① 《〈我们的喇叭〉题记》。

鲁彦写下的散文，目前能找到的有四十余篇。他的散文大多发表于《东方杂志》、《文学》、《中流》、《中学生》、《作家》、《文艺月刊》等刊物上，除晚期的少数作品外，大部分收在《驴子和骡子》（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出版）、《婴儿日记》（一九三五年，与谷兰合著，生活书店出版）、《旅人的心》（一九三七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和《鲁彦散文集》^①（一九四七年，开明书店出版）内。

鲁彦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感情真率热烈，笔调优美细腻，风格朴素自然，洋溢着诗情画意，恰似江南风景，清朗秀丽，内中不乏辞简味深，言约意远，动人遐思的佳作。

在鲁彦整个创作中，他的散文同小说相比，散文侧重于记叙故乡的习俗风物，回忆故乡的亲人和家园的面貌，追思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情景。鲁迅在谈到鲁彦的早期散文（如《秋雨的诉苦》和《灯》）和小说创作时，曾因其题材和笔致，视之为“乡土文学”的作品而给以肯定^②，而在散文领域内，鲁彦更是以“乡土文学”为主要内容而为人注目的作家，他的《开门炮》、《清明》、《旅人的心》、《杨梅》和《钓鱼》等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举凡故乡的风土人情、习俗时尚、草木山川乃

^① 《鲁彦散文集》除收入《驴子和骡子》和《旅人的心》两个集子的大部分文章外，还收入较早的和直到一九三九年写作的一些散文，全书共收二十二篇。一九五八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彦散文集》，抽去了开明版的《微小的生物》一篇，又收入了《伴侣》等五篇，共计二十六篇。凡本文所提篇名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至日常生活场景，都象工笔的图画，或者似电影的特写镜头一般展现在读者面前，鲜明生动，令人难忘。作者在叙事和状物中间，寄寓自己的爱憎感情，抒发了“人情同于怀土”的绵邈情思，细腻真切，动人心弦。至于晚期所写的《火的记忆》和《从灰暗的天空里》^①，不止是深切惦念着被侵华日军的铁蹄所蹂躏的故乡，还抒写了对民族敌人强烈愤恨的感情，为这一类作品注入新的思想内容，称得上是现代散文中的优秀篇章。鲁彦写于不同时期的怀恋乡土的散文，固然含有一种怀旧乃至乡愁的成分，但以自己熟悉的家乡生活为题材，写来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并富于生活气息，有些还从一个侧面来透视不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社会的病态和时代的特点，可见这种“乡土文学”自应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之列，不过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别称罢了。

鲁彦散文创作的另一个方面，是记叙自己羁旅生活的经历和描述地方的风土人情，在一些记游性散文中忠实地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如果说，鲁彦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散文，是从一个侧面较为曲折地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认识，那末，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散文，则是他对现实社会观点的直接表达。《厦门印象记》和《西安印象记》涉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腐朽统治下所导致的愚昧落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等多种弊病，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因而在鲁彦的全部散文中，思想意义自当是超过其他作品的。但由于作

① 《现代文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五卷第二期。

家对社会的了解和感受并不深切，写法上也未免显得平铺直叙。令人一览无余，并不具有描写乡村生活那一类散文的跌宕回旋，富于诗意的特点，缺乏含蕴的韵致、动人的情思和艺术感染力量。作者在暴露黑暗的同时，却又找不到出路，只能发出迷惘的感叹。这类作品正象鲁迅所指出过的，“仅仅攻击旧社会”，而“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①，事实正是这样。

鲁彦在他的不少散文作品中经常显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构成了他的散文创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人道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这在他初期的一些随笔如《秋夜》和《狗》中，有真率感人的表露，直到晚期，鲁彦的思想虽有不小的发展和变化，人道主义思想虽不再象早期那样占据支配地位，但却还不时在一些作品中，譬如在《从灰暗的天空里》和一些小说创作中有不自觉的流露，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道主义的博爱观也表现在他的爱孩子的思想，他的散文如《伴侣》、《婴儿日记》、《孩子的马车》和短篇《小小的心》等篇中经常写到孩子，并以小孩子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由衷地把他自己对孩子的满腔期待和挚爱之情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从天真纯洁的童贞心灵里寻找慰藉，这种情感与鲁彦时刻同情和关心穷苦人民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观点，必须把它纳入一定的历史

^①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条件和范畴下作具体的分析，对不同阶级的人道主义，给予不同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不是加以笼统的否定。在历史上，人道主义曾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去反对封建主义和神道主义，要求把人当作人看待，肯定人的地位和尊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在“五四”时期，象鲁彦所宣传的人道主义就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当时具有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倡人道主义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几乎成为新文学最初几年间的一个普遍的主题。鲁迅就承认过自己就有人道主义思想^①，后来又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目标，其“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在肯定人道主义文学“扫荡旧的成法”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明确提出它与基于“阶级意识觉醒”的“革命文学者”^②所作革命文学的区别，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忠实地描写乡村和城市的社会生活面貌，记叙家庭的日常生活，对下一代予以深切的关怀和希望，对于不幸的小人物给予热烈的人道主义同情，这些就构成了鲁彦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鲁彦运用娴熟的艺术技巧，调动了最适于表现这些内容的艺术手段，来叙事、写景、状物和抒情，使他的散文呈现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

鲁彦善于以诗一般的抒情笔调来描写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表现骨肉之情，亲子之爱，真切自然，委婉动人。

散文具有多种多样的体裁，其中的抒情文体比起其他的散文体裁，可以更自由灵巧地抒发作者的情怀，在这一

① 见《两地书》二四。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方面，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几乎无不挥洒自如，留下各自的名篇佳作。鲁彦就是一个长于写作抒情散文的能手，往往在娓娓的叙事中，朴素而又深切地抒写自己的真挚感情，《父亲的玳瑁》便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在《父亲的玳瑁》中，鲁彦集中笔力刻划了他的父亲所驯养的一只“玳瑁猫”的形象。作者先写“我”第一次回家，看到玳瑁显得非常循规蹈矩，驯顺可爱，又象孩子那样怕生和姑娘那般羞怯。它对主人的一举一动，都善于理解，它有什么感觉，主人也能立刻理会，彼此之间形影不离，以至达到“心灵”默契的程度。接着作者再写父亲病危，第二次回家，玳瑁仿佛预感到即将与主人永别，跳上床去悲鸣着，显露了凄恻的依恋之情。在父亲死后，它几天既不捕鼠，也不吃喝，身影憔悴，甚至再也不忍走进主人住过的房间，更不愿随“我”离家远走，以陪伴“父亲的灵魂”。作者如此不嫌其烦地突出玳瑁对故主难以割舍的特殊深厚感情，无非是为了渲染悲怆凄婉的氛围，表达自己对父亲深切的怀念。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只停留在对玳瑁形象的表面描写上，实际上正是通过明写玳瑁来虚写他的父亲的；在写法上并非客观的记叙，而是融汇进了作者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由远而近，步步深入，铺陈叙事，处处寄寓着作者悼念父亲的深情。由于作者为生活所逼，不能在家奉养老人，第一次回家，他目睹父亲和玳瑁之间不能须臾分离的情景后，他的感觉是：“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只能让玳瑁代替自己去安慰父亲，在自责中杂有一种怅惘而又无可奈

何的情绪。及至父亲病危，作者赶回家时，父亲已不能用僵硬的手抚摩自己的面孔，象头一天还自然柔和地抚摩玳瑁那样。着重这一细节的描写，是为突出作者悲苦的心灵和依恋的感情。后来当玳瑁永远失去父亲的爱抚，还在陪伴父亲的“灵魂”时，作者又感叹说：“它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它比我们还爱父亲！”作者似乎在此明写玳瑁对故主的留恋之情，其实是暗写父亲为人特别忠实厚道，仁和慈祥，写玳瑁是为写父亲。同时，愈以反衬来写玳瑁比自己爱父亲，愈显出作者对父亲存在着怎样的一种骨肉深情。这种低徊咏叹，其弦外之音，韵外之致，是很耐人吟味的，作者凄恻悠长的思念之情，让人仿佛看到了他以闪着泪光的面影在伏案写作的情景。

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和亲人之情的散文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明代的归有光就是以擅长描写这一类题材而著称。他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文就是为后世所广泛传诵的名作。他善于描绘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和捕捉典型细节，用细致的笔触，朴素的语言，通过记物以叙事抒情，并往往将三者熔于一炉，疏宕错落，摇曳多姿，洋溢着浓郁的诗一般的抒情气息。鲁彦既继承了这一些传统的写法，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所记的不是通常的自然景物，而是以玳瑁猫作为主线贯穿全文，用拟人化手法，即把人类的某些特性，赋予玳瑁，使之人格化，表现手法别具一格，不落俗套，谋篇布局似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加上抒情性的叙述，优美流畅的语言，都被用来服务于怀念父亲及其玳瑁的主旨，情味盎然，一切象生活本身那样天然浑成，毫无斧凿痕迹，在自然中显出功力。作者蕴蓄全文中间，不绝

如缕的情思，宛如涓涓细流，汨汨清泉。在现代长于写作同类题材的散文名家中，鲁彦既有别于朱自清的那种极尽“层层叠叠、曲折顿挫之致”^①的感情表达，又有别于郁达夫的那种似长江大河般一泻千里，汹涌奔放的气势，从而显示出鲁彦独有的抒情艺术特色。

茅盾在论析鲁彦那些并无曲折离奇的情节，只是精密细致地描写日常生活场景的小说时，曾经指出，“在描写手腕方面，自然和朴素，是作者的卓特的面目。”^②其实，在鲁彦的散文创作中同样具备这种艺术特色。这种艺术特色在《父亲的玳瑁》这一些散文中表现得颇为明显。

古人在论诗时有的强调“自然英旨”^③，有的提倡“妙造自然”^④，即主张无论叙事抒情达意，要得之自然流露，真实生动，反对繁饰雕琢，矫揉造作。诗文相通，其理同一，总以自然之美为贵，鲁彦的创作就合于自然之道，饶有情味。为此，他总是摒除枝节旁生的构造，不作生硬冗长、繁琐腻人的描写，鄙弃那些浮华典雅的辞句，也从不描叙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斗争，只是朴实地描绘日常生活画面，以表情达意。但朴素自然并不等于平淡单调，让人觉得枯燥乏味。譬如，就文体来说，鲁彦的散文有的属于随笔，如《秋夜》；有的其实是游记，如《听潮的故事》；有的是小品，如《新的枝叶》；有的是散文诗，如《灯》；有的是几段日记，如《船中日记》，有的

① 《朱自清文集（一）·短诗与长诗》。

② 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第十九卷第一号。

③ 钟嵘：《诗品·序》。

④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精神》。

则是信札，如《紫竹林中小札》^①；有的是一篇对话，如《秋雨的诉苦》；有的是一段速写，如《四岁》；有的近似寓言，如《战场》；有的接近絮语，如《寂寞》；等等，变化多端，不拘一格。又譬如，就结构来说，鲁彦的散文大都严谨绵密，剪裁精当，但有的是以时间顺序作为线索来贯穿始终的，如《我们的学校》；有的是以具体事物作为结构的线索，如《孩子的马车》中的马车；也有用思想的感受、心情的起伏变化作为线索，文情跌宕，波澜迭起，虚实相生，疾徐有致，如《听潮的故事》；还有既用具体事物（雪）作为线索，也按时间先后作为穿插的，如《雪》，呈现一种波迭浪涌，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特点，等等。可见，鲁彦散文在文体的运用和结构的安排上往往独出心裁，不落“千音同声，万声同形”的俗套，精心结撰的功力表现于朴素自然之中，显得多彩多姿，风神绰约，具有夭矫善变，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鲁彦在小说创作中的主要表现技巧之一，是善于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心理与生活，塑造了一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种写作技巧，鲁彦也用到一些与短篇小说很难区分开来的叙事性散文创作中，并以客观的景物描写来烘托映衬主观的内心活动，渲染氛围，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譬如，从《诗经》中的《氓》，到李白的《长干行》，一直到后来《红楼梦》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一般来说，

^① 见《人间世》（生活思想文艺半月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汉出第一期。